

續
文
獻
通
考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十八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國用考 漕運中

皇明

運官選補事例

武宗正德五年題准運官交糧完日務嚴督軍人將本幫船隻督押回還其軍丁有特頑不行上運不候交兌及雖交兌卽棄船回走者將行糧賞鈔盡追入官仍問發邊衛充軍另拘戶丁補伍

世宗嘉靖七年題定考選運官三年一次 又議准淮安清江浦管廠指揮聽漕運衙門填註賢否送戶兵二部

與漕運官一體考察土宿 八年議准江北直隸等總
係南京衛分者南京兵部選委主事一員係布政司者
各該巡按御史會同監兌守巡兵備等官嚴督各該衛
所軍政掌印官通查原額運軍逃故缺少者先將掌印
住俸另選正伍內精壯旗軍補役正軍不足於空閒餘
丁或別差下選補該衛所無丁同衛所撥補本衛無丁
于本總衛所撥補發各把總官處審驗上運如有已撥
上運又復改差及老弱不堪詭名搪塞等弊並聽漕運
衙門并巡按御史各該委官照例忝究仍將撥過姓名
數目造冊送戶兵二部查考 九年題准運糧官員聽
漕運衙門坐名調取不許擅自補換 十四年題准運

糧把總衛所總等官每三年一次戶兵二部考察分別
去留等第奏請定奪千百戶鎮撫等官亦三年一次漕
運衙門考察南京兵部及各省撫按衙門遇有申告運
官一切患病年老緣事等項必須會行漕運衙門勘實
方許替換若遇考選軍政之期查係戶兵二部原考定
者不得擅爲紛更各處衛所總官有缺於領運及各衛
所僉書軍政等官素有材力者選補其餘管事缺官不
許擅掣運官其各該運官如有科擾侵欺等項實跡悉
聽漕運衙門監兌官并巡按御史指實奏究黜罰不在
三年考察之限 凡衛所運軍不足限一月之內照名
補完若限外不完百戶十名以上千戶二十名以上指

揮三十名以上住俸督補直至完日方許收俸 凡衛所差撥旗軍或正或餘俱選丁力相應之人照例量免幫貼遇有逃故等項移文行取隨卽撥補押發上運不許過違十日 凡逃故軍士各該衛所不行僉補者比照京操官軍該班不到事例叅究 二十一年議准凡各總等官三年以上果有廉能幹濟依期完糧不至借債者准令於實職上陞一級 二十二年議准管船旗甲於見役旗軍揀選丁力相應者充當如見運數內不堪者許將在衛城操屯種相應人丁僉補 四十四年題准各總衛所掌印官先期料理下年糧運不得規避延捱其舊運官完掣通關卽令掌印間有掛欠另選以

備更番

穆宗隆慶六年題准運糧衛各掌印官會同運官將各船旗甲逐名精選身家有力者選完開造花名長單二張送附近府州縣正堂覆審相應不堪者卽與更換用印鈐蓋掌印領運官各分一紙後有壞事損失掌印責賠有司另處原單淮南繳報漕司淮北投天津兵備類繳各把總分運類

南京把總官二員所轄衛三十四曰錦衣曰府軍曰金吾後曰豹韜左曰驍騎右曰府軍右曰神策曰虎賁左曰留守左曰鷹揚曰鎮南曰留守中曰龍江右曰廣洋曰江陰曰羽林右曰龍虎曰旗守曰橫江曰武德曰留

守右曰金吾前曰瀋陽右曰府軍後曰豹韜曰虎賁右
曰水軍右曰應天曰水軍左曰龍虎右曰興武曰羽林
左曰龍江左曰府軍左 指揮二十五員名千百戶一
百四十二員名旗軍一萬八千八名清江廠造船一千
七百五十九隻運糧五十五萬一千八百八十一石六
斗一升六合

湖廣把總官一員所轄衛一十三曰武昌曰武昌左曰
蘄州曰黃州曰沔陽曰岳州曰荊州曰荊州左曰荊州
右曰襄陽曰德安指揮一十一員名千百戶八十七員
名旗軍一萬二百四名武昌廠造船一千一十二隻運
糧三十四萬八千六百三十四石二斗八合

江西把總官一員所轄衛所一十一曰南昌前曰袁州
曰贛州曰吉安所曰永新所曰建昌所曰撫州所曰廣
信所曰鉛山所曰饒州所 指揮四員名千百戶五十
八員名旗軍九千七百九十四名九江廠造船八百六
十六隻運糧三十萬六百九十五石三斗八升八合
浙江把總官一員所轄衛所一十三曰杭州前右曰紹
興曰寧波曰台州曰溫州曰處州曰海寧曰金華所曰
衢州所曰嚴州所曰湖州所曰海寧所 指揮八員名
百戶七十九員名鎮撫四員名旗軍二萬一千六百七
十名蘇州廠造船二千三十九隻運糧六十六萬五千
三百一十一石三斗四升

中都把總官一員所轄衛所一十二曰鳳陽曰鳳陽中
曰鳳陽右曰留守曰留守中曰懷遠曰長淮曰宿川曰
武德曰潁川曰洪塘所曰潁上 鎮撫二員名千百戶
八十三員名旗軍八千七百一十六名清江廠造船八
百八十七隻運糧六萬七千五百九十八石六斗三升
三合

江北把總官二員所轄衛所一十八曰淮安曰太河曰
邳州曰徐州曰徐州左曰壽州曰泗州曰歸德曰揚州
曰通州曰泰州所曰鹽城所曰興化所曰高郵曰儀真
曰滁州曰廬州曰六安 指揮一十五員名千百戶一
百七十六員名旗軍二萬六千七百一名清江廠造船

二千六百八十隻運糧八十八萬九千七百七十四石
一斗二合

江南把總官二員上江一員所轄衛所一十一曰建陽
曰宣州曰新安曰安慶曰九江曰水軍左曰龍江左曰
龍江右曰廣洋曰江陰 指揮九員名千百戶九十九
員名旗軍一萬五千三百八十九名安慶廠造船一千
四百二十三隻運糧四十七萬二千四百七十三石七
升

下江一員所轄衛所九曰蘇州曰鎮江曰太倉曰鎮海
曰松江曰嘉興曰水軍右曰應天曰橫海 指揮二員
名千百戶十九員名旗軍一千七百六十四名清江廠

造船一百七十七隻運糧五萬四千二百二十九石六斗六合

山東把總官一員所轄衛所七曰臨清曰平山曰東昌
曰濟寧曰兗州曰東平所曰濮州所 指揮七員名千
百戶四十七員名旗軍二千七百六十五名清江廠造
船七百七十三隻運糧二十三萬六千四百一石二升
遮洋把總官一員所轄衛一十六曰通州左曰通州右
曰神武中曰定邊曰天津曰天津右曰德州曰德州右
曰天津左曰德州左曰徐州左曰泗州曰淮安曰太河
曰高郵曰揚州曰長淮 指揮一十二員名千百戶四
十五員名旗軍六千二百名清江廠造船五百五十五

隻運糧二十四萬石

穆宗隆慶元年十月漕運都御史張瀚奏兩浙漕運近多
失期乞將東西把總二員合而爲一每歲更番一員領
運一員預備次年運務戶部覆浙江轉漕視別省倍加
繁劇兩總分任似難變更惟浙江都司僉書職事頗閒
宜委任一員賜之專 勅督理運務 上是之 工科
給事中吳時來請臨德二倉米充漕運之漂流者并補
造運船以濟轉輸 上從之 漕運總兵等官李廷竹
方思馬森張瀚等議裁革遞洋運糧把總而以所屬淮
安大河泗州三衛分屬江北淮安總高郵揚州二衛屬
江北揚州總長淮一衛屬中都總俱兌運南糧以在北

德州等九衛與江北淮安總所屬徐州歸德三衛俱併入山東一總兌運山東河南之糧德州九衛與臨清平山二衛撥運薊州倉糧旗軍行糧每名加增四斗徐州等三衛與山東各衛撥運京通天津倉糧旗軍行糧如故其山東把總每歲將京糧催至白河復督運至薊州使南軍無裹糧之苦而北衛得近地之便 巡按御史蔣機奏漕糧四百萬石除改折邊餉其入京通二倉者三百三十餘萬石而京倉僅二百萬根本之地出多入少非所以權輕重備緩急也自今請無拘三七四六之例凡兌運者悉入京倉改兌者入通倉從之 十月延綏撫臣王遴奏本鎮黃甫川運河已通漕粟見貯府各

縣倉乞頒降印記一顆責令本縣典史主之又運船水手臨河僱覓非經久之計請於葭州神木府谷吳堡米脂綏德等州縣均徭內增編比常役少加優異以恤其勞報如議 二年二月蔣機復條上四事 一漕運總兵官每歲九月漕舟過淮則以催督事付之叅將而身自赴京會議仍亟還漕艘不得停泊凍阻 一杭州嘉興湖州蘇州松江常州運解白糧必以府佐賢者任其事毋槩委之首領及驗發批單水程限簿勿令稽延又通行關津量免其稅 一戶部司官管理太倉銀庫者必滿歲方代且給關防以防詐僞 一咨工部管河郎中凡倉廩橋梁以時修葺使轉輸委積者無所患若石

壩普濟上平津三閘各增給舊運剥船十隻小脚四名以資盤費從之 四年二月御史楊家相陳三事 一重漕艘以全大計謂淺船造作不堅弊在法疎人玩侵牟者多宜嚴加綜核 一開河道以利漕輓謂朝陽門外故有河渠雖歲久漸湮尚可復之以便東倉之運與夫寶應河之議開康濟河鎮江一帶之議濬淺阻填卑窪者皆通漕孔道所宜亟舉 一建閘座以省耗費謂瓜州土壩剥運甚艱莫如建閘之便又境山諸閘日就頽毀宜及時修理 上命如議行 五月 詔漕運各總過江脚銀奇羨者解貯淮安府庫爲軍船置辦什物之用每船給以四兩如再有餘則以助修船之費仍著

爲令 九月御史唐鍊條上漕運事宜請令江西湖廣
浙江各布政司管糧叅議督運船赴瓜儀與漕運委官
交代後期者劾治降黜運軍數少令司道府衛於正丁
舍餘屯操中僉補修船責成工部分司沿河催督宜專
勅徐州兵備副使限四月終過洪入閘漕司比過准
例一體奏報 上命悉如議行 十一月戶部會廷臣
議漕運便宜 在漕司條陳者四事 一曰清理廠總
計江西湖廣糧運常遲率同官旗挾貨所至耽延請令
督糧藩佐嚴法禁革押至瓜儀付攢運郎中叅將再委
府佐數員沿江催督其應天太平安慶池州寧國廣德
州運務比兩浙例責成南直隸屯田御史賜以專 勅

兼攝之其原差主事但令專管江北 二曰鑄給關防
謂浙東等一十二總俱存輕齎減存等銀一切收支漫
無印記弊端不可勝詰請各給關防以杜姦僞凡陞遷
革職必交代明白方許離任 三曰查催民運謂杭嘉
湖蘇松常六府民運白糧宜令備載數目及解官船隻
申白漕司庶可給發幫牌責限運納而考其完欠之數
四曰申明勸典謂運官罪罰甚嚴而賞格未備胡以
示勸請令兵部查完多功次如例陞給起等擢用 在
戶部應議者九事 一平收納各倉收糧仍復一尖一
平之舊 二聯幫次運船令首尾聯絡依次而進使漂
流遲速便於稽查 三處掛欠官旗雜糧茶治粍籍口

新運輒自迷回今後移文漕司別委領運務嚴督舊官
盡法示懲 四催空船令把總押過天津叅將尾後督
令過淮各省專委都司官一員赴淮催還本衛 五處
空運昌密漕糧仍舊令各軍徑運待深夏抵灣起運以
省僦價 六防凍阻自今凡遇凍阻者不拘道路遠近
擇地寄貯留軍看守發船回南方補官旗以整新運舊
者必掣通關方許回衛 七議改折歲漕四百萬石今
後必十分災傷萬不得已者令附近州縣照例撥補或
臨德等倉所積堪抵支運方准議改毋以小災市恩致
損舊額 八速運期漕糧宜酌道里遠近尅定限期若
兌完開幫責之監兌瓜儀責之僨運過淮責之漕司理

刑過洪責之徐州兵備八閘以後責之各管倉 事將
經過日期卽時登記懲治之條惟按時日久近爲差
九稽運程糧船過淮之後請勅徐州兵備每歲三月前
後詣清河桃源宿遷等處任劄選委府州縣佐貳分方
查催漕司將過洪日期一體具疏得 旨如議行 五
年六月巡倉御史唐鍊條奏漕運事宜 一請申飭所
司嚴立程限督催運船過淮以防凍阻 一請復設京
倉經歷五員通倉經歷一員以便責成 一巡倉事畢
宜如刷卷例將京通二倉正耗出納完欠之數一一查
覈以清風弊 一軍官正兌例有完貼以助收兌乞量
行議免以示優恤 一旗軍多以乾沒浪費虧損糧額

貽累運官宜行巡按御史嚴提追究 一白河沙谷等處淺近五里許而以轉搬厚費運軍不勝其苦宜令所司及時疏濬 詔允行 九月漕運都御史陳价等會議漕政事宜 一疏濬常鎮寧國及浙江海寧崇德等處河道仍開復練湖水以濟運河之用 一給各省督糧道關防久任責成 一查復江北揚州等三總耗米本色以抵軍士行糧其山東觀城等四縣於小灘鎮交兌者每石折耗米三升以充盤剥之費 一清補每船缺軍務足原額十名之數凡行月二糧及鈔賞等項俱使得蒙實惠以安其心 一見寄通庫羨餘銀兩及五年以後係二分給軍之數凡運奏到漂流及上年掛欠

者准與折算補納不足則行原籍徵補 一禁戢各處
土豪抑困兌軍者有司不能治以罷軟論 一嚴督淺
夫日伺河下助挽漕舟以免運軍催募之苦 一廣德
州舊於水陽地方設倉軍民便之宜復其舊湖州府縣
地僻山阻宜徙置各倉於府城報可 十月唐鍊復奏
請嚴漕運漂流凍阻之罰漂流糧五千石以上凍阻船
五十隻以上俱送法司重處不得照常擬罪其漂流未
經奏聞者覆實具奏已奏聞者或將腳價扣償或將本
衛別幫及槩總二分給軍糧內通融買補不得輕議改
折仍於沿河擇閒曠地以寄凍阻之糧量留官旗守之
事畢之日趣令南還報可 十一月漕運都御史王宗

沐奏漕糧漂欠雖因河決亦多有貧軍優耗墊舟自沉者宜先議優恤凡各運船輕齎銀兩在湖廣江西浙江原議三六者改爲三三直隸江北江南原議二六者改爲三四山東河南原議一六者改爲一五令有司各將扣下米數給軍其各軍兌完起運之後責令五船聯爲一甲中推一人有才力者爲甲長如一船有失五船同坐廢人樂用力而漂損可漸少也從之 六年正月戶部尚書張守直等條列漕政事宜 一申嚴議例言漕糧徵兌納完各有例限頃以開兌後期及至淮之日漕司不親查覈因循成弊今宜分別責成如糧船到淮後期責在各處巡撫已到淮而更遲悞責在漕司並聽本

部會同科道官叅奏 一查處糧船言邇來造船者多
侵尅料價一遇風濤立致漂流宜行撫按及漕司查各
總淺船已回水次者責令委官嚴修及行各把總官驗
船堅桅酌量分派毋令重載易壞其有守凍未回者預
覓民船裝糧抵壩候凍船回日修理仍將委官查考叅
究 一查刷船軍言近來選僉運軍多以私意放免募
工充之稍遇危難卽棄不顧今宜查刷獎源諸殷實精
壯戶丁俱照額僉運不得以無賴濫充仍令五船編甲
互相覺察以懲奸弊 一議處漂流言糧米漂流原無
免耗之例此例一開各領運官旗多致侵盜往往自沉
其舟得照例開豁多方覓補比照數上納者獲利數倍

人復何所創懲自後糧船漂流務將官旗先行擒治不得輕扣各軍月糧務盡家產抵償令各倉監收主事以漂流撈獲餘米別貯倉廩先行支放奏上得 旨如議從實舉行 六年二月禮科雒遵條飭漕規五事 一

正運本言漕運大計統於都御史及總兵官今不能正身率下而欲法度必行漕政肅清不可得也宜首清漕庫令御史每歲稽查使出入明而物議息 一屬運官言近來運官賢否採訪不真賞罰不當宜令漕司虛心詢訪從公甄別先至者給賞陞擢遲阻者盡法究治

一撫運軍言領運旗軍行糧月糧旣不以時發而輕齎羨餘往往不沾實惠以故迫於貧困展轉爲奸直錄其

勤勞繩以奸狡漂沒者厚加撫恤 一足運船言運船之弊大率敢于乾沒者缺而不補巧於侵漁者補而不堅漂損之原實由於此宜暫僱船隻裝載新糧仍發銀督造以足原額并增給修船銀兩歲一清查卽不如數及有他弊者並寘之法 一嚴運期言邇來漕規廢壞人心玩愒督責之法未備宜令督糧道押送入閘方許回任各兵備沿途催僭嚴立程限御史郎中等沿河上下往來督發其凍阻遲悞及妄稱漂流者各別分議處毋令得生奸議 詔允行之

今上萬曆二十七年九月直隸巡按李光輝上漕政五事 一扣斛月糧以濟實用將各衛所運官原收解通庫

月糧銀俱類解通州俟起糧完日赴該州驗收庶月糧不至花費而軍旗有實用 一議復改造以甦軍苦應造之船自改隸南京工部分司諸色煩費不下三四十金今宜盡送淮安清江分司照舊如式成造其不應造者停泊俟重新運草到運官卽責各旗在彼修船赴兌庶船隻得以早完而旗軍不至賠累 一議改就兌以便起運夫軍船由瓜州出閘涉百四十里長江之險有風逆愆期之病有賊船劫奪之病有冒險履危之病今查原兌水次離太州四十里亦有小河剝運可通合行漕司改于太州出兌倘港河淺澁務令撈濬通利庶旗軍領兌甚便而太州交兌亦無大苦 一早濬內河以

利速運京口俱在十二月開閘挑河在隆冬人夫不肯盡力故歲費帑金而歲歲仍淺今宜於九月興工所起土泥悉令遠置庶運道疏通而漕儲無悞 一更派兌以免民累九江雖屬直隸而衛治則列在江西界中頻年撥兌寧國池州安慶三府屬南陵建德清陽銅陵望江等縣糧米百爾艱難合行漕司將新安衛船隻歲撥六十二隻派兌寧池等府九江衛原兌寧池等府船隻改派江西各互換領兌庶運不遠涉而官民克守候之苦 上從之 二十八年八月巡漕卽棋陳漕政五事 一議水次併幫以便責成原定運糧一州一縣止許于一衛交兌兌支不盡方許兌于別衛不許將一州一

縣分作三四衛亦不許將一衛分作三四州縣及以遠
派近以近派遠今不照例咸稱不便宜循故事庶無顧
此失彼之患 一議處漕船以便新運漕船係轉輸首
務今軍衛有司等官或以料銀缺乏爲辭或以底板不
到爲諉耽延誤運殊非法紀今宜嚴催料銀勒限補造
每年運糧過淮之日各該把總通將見運及存衛船數
呈送查核料理新運 一申飭科欵常例漕運總兵官
專一咨訪總運各官科欵旗軍情弊不許徇情容縱
一申飭押空糧船漕運儲道選完糧才力指揮一二員
填寫長坐委令隨幫押回有閒道潛歸及在途貿易爲
非者卽以棄運私逃事例坐之 一申飭行月二糧前

項糧銀除扣留解幫入標外其餘并一應錢糧務候船到盡數給領倘一時正餉不全卽于庫貯別項錢糧嚴行借給 上從之

漕運河道

太祖洪武都金陵則漕於江其餉遼卒猶漕於海自永樂都燕後歲漕東南四百萬石由江涉高寶諸湖絕淮入河經會通河出衛河白河遡大通河以達於 京師諸洪泉壩閘以次修舉至於今纖悉具備故並載焉

成祖永樂九年春二月命工部尚書宋禮等往濬會通河是河元所始也元初事海運後因壽張尹韓仲暉獻議於至元二十六年興工起東平州安民山西南道壽張

西北二百五十里抵臨清引汶絕濟直屬御河卽令衛
河建閘三十有一以節蓄洩遂名會通河我朝永樂
初轉輸贍北海險陸費耗溺不貲至是濟寧州同知潘
叔正建言遂命禮等發山東徐州等處丁夫十六萬五
千挑濬之初元人遏汶分流北出陽谷以通衛水南出
濟寧以通泗水然分水之處地勢猶高僅勝小舟時有
老人白英建議築戴村壩以遏汶導之西南流四十里
鵞河口盡入南旺湖地勢稍下然後分流南北可勝巨
載禮然之遂壩于汶上縣之戴村橫亘五里導汶水東
北流盡出南旺湖至分水龍王廟始分爲二先是禮等
從分水廟度北至臨清地降九十尺南至沽頭地降一

百十有六尺遂卽分水處均導之南得四分以接於徐
沛北得六分以達於臨清又循地勢高下增修水閘以
時啓閉便蓄洩北至臨清爲閘凡十有七而達漳衛南
至沽頭爲閘凡二十有一而達河淮是年冬河成役凡
九越月

大通河

大通河卽潞河舊爲通惠河其原出昌平州白浮村神
山泉過榆河會一畝馬眼諸泉匯爲七里灤東貫都城
由大通橋而東五十里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長一百
六十餘里元初所鑿賜名通惠每十里爲一閘蓄水通
舟以免漕運陸軌之勞 國朝永樂以來諸閘猶多存

者仍設官夫守視然不以轉漕河流漸淤成化正德間
累命疏之功不果就嘉靖六年遣漕運總兵錦衣衛
都指揮及御史會濬之自大通橋起至通州石壩四十
里地勢高下四丈中間設慶豐等五閘以蓄水每閘各
設官吏共編夫一百八十名每名工食銀八兩造剝船三百隻
每隻價銀三十五兩分置各閘責經紀領之使製布囊盛米僱役
遠相轉輸以達都下軍民稱便蓋元郭守敬嘗行之而
弗果至我國家決策脩復爲萬世利

漳河

萬曆中科臣王德完奏漳河水患蔓延故道宜復其變
有二其患亦有二其策則有三二變者何蓋漳水經臨

漳三臺口廻龍鎮及大名南關至小灘入衛濟畢漳之
故道也一變于十七年則河決小屯東經魏縣元城抵
館陶入衛其害小再變于二十五年則河決高家東呂
彪河合流經廣平肥鄉永年至高周入泲水同流至青
縣口方入運河其害大所謂二患者何蓋泲水不勝漳
而今納漳則狹小不足收束巨浸病溢而患在民衛水
昔仰漳而今舍漳則細緩不能掃捲沙泥病涸而患在
運所謂三策者何一塞高家河口導入小屯河費少利
多爲上策一仍廻龍鎮至小灘入衛費巨害小爲中策
一築呂彪河口岸隄障水固不資利亦不惟害爲下策
此漳河徙治之大較也

白河

白河南去通州二百里其原出胡地經密雲縣合大通榆渾諸河凡三百六十里至直沽會衛河入海源遠流迅河皆溜沙每夏秋暴漲最易衝決每決輒發丁夫修築屢築屢決正統三年命官相視地勢自河西務經二十里改鑿順下河遂安流每淤淺處設鋪舍置夫甲專管挑濬舟過則招呼使避淺而行嘉靖中霍韜建議通河源出河南輝縣之蘇門山東北流會淇漳諸水過臨漳分爲二其一北出經大名至武邑以入滹沱其一東流經大名東北出臨清合汶水至直沽會白河入海長二千餘里今爲運河自臨清至直沽凡五衛十七州

縣淺一百五十七處初衡水臨清之境去海尚遠兩岸
亦高未見衝決自德州而下漸與海近河狹地卑衝決
甚易滄州以下水發易盈衝決益易每決輒發丁夫修
治嘉靖十三年議准恩縣東光滄州興濟四處各建減
水閘一座以洩漲溢之水若於入海故道再加修濬深
廣其利永矣

汶河

汶河之源一出新泰縣官山之下曰小汶河一出泰安
州仙臺嶺一出萊蕪縣原山一出縣寨子村俱至州之
靜封鎮合流曰大汶河出徂徠山之陽而小汶來會經
寧陽縣北埵城至汶上京平東阿又東北流入海元於

埧城之左築壩遏汶入洸南流至濟寧合沂泗二水以達于淮自永樂間築戴村壩汶水盡出南旺於是洸沂泗自會濟而汶不復通洸今沂州亦有汶河一出蒙山東澗谷一出沂水縣南山谷俱入邳州淮河 再按汶水源入南旺湖幾三百里皆淤沙深廣春夏亢陽久沙則乾燥水多滲入沙底况所經既遠安得不微或遂謂汶泉水微殆未深考其故矣第數百里之淤沙不可盡濬濬則復淤勞費不已嘉靖甲午都御史劉天和往治運河因得其詳時有獻開河置壩之議欲視水微盛權宜啟閉以避沙滲亦一策也

詳見後劉天和議中

按汶水東北入海以人力遏轉濟漕非其性然也成化

以後戴村壩以下河淤塞平滿故水易漲溢卽此下東平故道鹽河入海運河不得其用瀕年挑濬頗勞費衆議河岸築堤以約攔之猶慮水漲堤壞廼議置減水閘滾水壩各四以洩洪水至嘉靖十三年秋主事段承恩築東堤歟高厚十四年主事顧紳築西堤去河遠而高厚運道永賴議者曰運河命脉全賴茲流雖勺水當惜任事之臣必再深考焉

洸河

洸河乃汶水之支流出寧陽縣北三十里堽城西南流又循縣南流三十里會寧陽諸泉又六十里經濟寧城東與泗合出天井閘河

沂河

沂河原出曲阜縣尼山西南分流爲二一西流至金口壩上卽與泗會一南流亦與泗會出堽里河又有出沂水縣艾山者會蒙陰沂水諸泉與沂山之汶合流至邳州入淮

泗河

泗河原出泗水縣陪尾山四泉並發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又南流經橫河與沂水合元時於兗州東門外五里金口作壩建閘遏泗之南趨國朝因而修築每夏秋水大則啓閘放使南流會沂水由堽里河出師家莊閘冬春水微則閉閘令由黑風口東經兗城入濟又南流

會洸水至濟寧出天井關

濟河

濟河出王屋山至河南濟源縣二源合流其水或伏或見東出於陶丘北又東北會于汶今在汶上縣北一名大清河元人作金口壩傍有河即黑風口西通濟流並入會通河

沁河

沁河出山西泗源縣綿山東谷由太行山麓至河南原武縣黑陽山與河汴合流至徐州入運河以濟徐呂二洪每年水勢淺深尺寸管洪官按季奏報前代嘗引沁以通衛正統以前其支流猶自武陟山原村東北由紅

荆江經衛輝凡六十里與衛通天順七年河趨陳蔡入
淮乃開沁以達徐復引河以合泗而入衛之故道始湮
劉天和問水集有云將導沁入衛衛輝 宗藩已因水
患奏塞上流矣且臨清下至天津河道甚狹願年已苦
衝決不可復益以水遇乾則涸濕水諸湖以淤而狹若
於武陟境內沁水橫建滾水石壩於東岸開三斗門引
沁自原武陽武北界大堤之外經延津循大堤而東至
長垣界入黃河舊衝張秋故道又東至曹州境舊分水
處黃河舊於此分流一大支徑衝張秋一小支下濟寧
永通閘月口北向張秋之道別設一閘張秋以下水涸
則沁水盡東全濟運河澇則半由滾水壩仍歸黃河是

運河復增一汶爲永遠無窮之利黃河亦可少殺矣而
沁則易於節制不亦大愈於引黃河耶

按胡氏世寧議欲因沁引河入衛今以天和之議叅之
引河有三難防 宗藩一也臨清下至天津河身狹難
受二也河性流移或導之衝淤會通三也似天和所言
差強

南陽新河

新河在昭陽湖之東起南陽至留城一百四十一里八
十八步嘉靖六年以河決 命官開濬垂成而止 四
十四年復決乃因舊跡疏鑿又起留成至境山潞復舊
河五十三里凡役夫九萬一千有奇八閱月而成隆慶

元年山水衝決復淤新河之三河口薛河沙河趕牛溝會此故名乃
經理沙薛上流各開支流築黃家口多裏溝等壩引薛
河由呂孟湖出地浜溝築宋家壩引沙河由尹家湖出
鮎魚口築黃甫壩引沙河由滿家湖入南陽河次年工
成又爲三河口石壩一座南陽湖石堤三十餘里凡建
閘九築壩十三減水閘二十開支河九十六里三年又
於昭陽湖以東沙薛二水所從入舊河處開鴻溝廢渠
達李家口回回墓而東出潞城閘計六十餘里積水俱
有宣洩滕沛利之

黃河濟運

黃河發源詳載元史其流合陝西山西諸水而始大至

河南始散漫泛溢至山東勢益峻急衝決無常 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淤安山 正統十三年河溢滎陽縣自開封府城北經曹濮二州陽穀縣以入運河至兗州府沙灣之東決大洪口諸水從之入海 景泰四年命官塞之乃更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復於開封府金龍口卽荊隆口筒瓦廂等處開渠二十里引河水東北入運河 弘治二年復決金龍口東北至張秋鎮入運河而紅荊口并陳留通許二縣俱淤淺 命官治之 五年復決未幾又決張秋運河水從以入海運舟甚艱 命內臣及文武官往治發丁夫數萬於黃陵岡南濬賈魯河一帶分殺水勢下由梁靖口至丁家道口會黃河出

徐州流入運河又從黃河南濬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於淮又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爲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亳縣渦河會於淮又從黃陵岡至楊家口築壩堰十餘并築大名府三尖口等處長堤二百餘里及修南岸于家店筒瓦廂等處堤一百六十里始塞張秋決口更名曰安平鎮又於河東置減水石壩分五洞以洩水勢令管河官隨時修理 正德四年濫皮狐營決曹縣之溫家口馮家口等處又北徙至儀封縣小宋集而決衝黃陵岡埽壩溢入賈魯河敗張家口等處縷水小堤循運河大堤東南行而賈魯河下流淤塞亦出張家口

合而南注遂決楊家口道曹單二縣城下直趨豐沛
命官塞之 十二年溢武城縣壞城郭田廬 命官修
濬 嘉靖五年上流驟溢東北至沛縣廟道口截運河
注鷄鳴臺口入昭陽湖汶泗南下之水從而東而河之
出飛雲橋者漫而北泥沙填淤亘數十里管河官力濬
之僅通舟楫 六年復塞老和尚寺八里屯張家莊等
處 命官發丁夫數萬于昭陽湖東北起汪家口南抵
留城口改鑿新河以避黃河衝塞之患尋以災異罷役
命官卽故道濬之修築單縣林臺至沛縣舊城隄百
四十餘里以塞入湖之道又濬趙皮寨孫家渡口殺上
流之勢沛漕復通 九年自沛北徙橫流金鄉魚臺出

穀亭口 命官濬趙皮寨抵寧陵故道及築睢州張見
口至歸德州長隄百餘里以禦泛漲尋以河流改遷罷
役十四年築岔河口縷水堤一道長三里又於曹縣八
里灣抵單縣侯家林築長堤八十里 六十年鑿地丘
店野鷄岡等上流支河四十餘里 十九年濬睢州孫
繼口至丁家道口淤河五十里 二十一年又鑿野鷄
岡上流李景高等口支河三導河東注以濟二洪 二
十四年由野鷄岡決而南至泗州合而入海遂溢蒙城
五河臨淮等縣 二十五年又決曹縣溢入武城金鄉
魚臺單縣漂溺甚衆 命總理河道御史會同南北直
隸山東河南撫按官議築曹縣等處不果 三十一年

又決房村至曲頭集凡決四處淤四十餘里 命官濬
之役夫五萬餘三閱月而成 三十七年淤新集趨段
家口析爲六支入運河又由礪山趨郭貫樓析爲五支
出小浮橋會徐州洪 四十四年郭貫樓淤遂決華山
出飛雲橋截沛以入昭陽湖北泛胡陵城孟陽泊至穀
亭南溢於徐 命官往治乃接六年所鑿故跡役夫濬
之爲南陽新河又疏舊河自留城至境山又堤馬家橋
遏河流之出飛雲橋者使盡歸秦溝魚沛橫流始絕惟
茶城時有淺阻 隆慶四年又決邳州注睢寧出小河
口自曹家口至直河淤百餘里 命官濬之復故渠盡
塞諸決口六年築堤自徐沛至宿遷三百七十里 萬

曆元年茶城復淤修建境山間并護房村等處堤岸又築遙堤四開草灣導河自安東縣至金城五港入海然汎濫如故曹豐徐沛之間隨塞隨決五年秦溝復淤自崔家口歷北陳鴈門集等處至九里山出小浮橋其一支自九里溝誼安山歷符離出小河口而崔鎮大決散漫湖泊間桃源以下故渠多淺六年命官修治乃議塞崔鎮口因築遙堤東水衝沙其南岸自三山頭至李字鋪長二萬八千五百五十八丈又自歸仁集築橫堤至孫家灣長七千六百八十餘丈又於桃源縣馬廠坡築堤長七百四十丈以遏南奔入淮之勢其北岸自谷山至直河長九千四百六十四丈又自古城至清

河長一萬八千四百十丈建崔鎮等滾水石壩四座以緩泛溢之水使不能潰堤而出河流始安

宋濂籌黃河有曰比歲河決不治以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滙故河常橫潰爲患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自禹治水之後無水患者幾三千八百餘年以大伾而下釀爲二渠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入於渤海蓋河之流分其勢自平也自漢至唐平決不當宋時又南決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悍難制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破金堤踰曹鄆地幾千里悉爲巨浸民生墊溺比古尤甚莫

若浚入舊淮河使其水南流復於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

張元禎貽副使張鷟書曰聞今黃河以北多存河流舊身則上下湮沒已久若因其舊開數支河以達平原及直沽等處一可以殺直奔安平之勢一可以引資灌漑如此將不惟河無患而北方旱溢之災可常免矣

白昂治河建議言河自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欲復自魚臺縣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堤自東平州北至濟興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啟閉事竟寢

工部侍郎蘭芳謂永樂中發丁夫十萬於中灣下二十

里開濬舊黃河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於海河南之民免於魚鱉後中灣河復淤

霍韜議處黃河云按元人漕舟涉江入淮至於封丘陸運一百八十里至於淇門入於御河達於京師御河卽今之汲縣衛河也今由河陰原武孟津懷慶之間擇地形便道河水注於衛河東春水平漕舟由江入淮沂流至於衛河沿臨清滄州至於天津夏秋水迅仍由徐沛達於臨清至於天津是一舉兩得之道也開一衛河可殺徐沛上流之患可免鳳陽州邑潰溢之虞可得運舟兼濟之利有如此

劉天和曰通州上達 都城近已修閘轉般漕運腳費

大省爲萬世利無容議矣若白河經密雲諸山且全受
渾榆諸河之水夏秋暴漲堤防不能禦源遠流迅水勢
漫散河皆溜沙深淺通塞不常運行甚艱殊無策以治
之惟用斃杓數千具治河官夫遇淺卽濬此外運舟各
携四五具三四百舟卽可得十餘具合力以濬頃刻而
通盤剝大省矣惟運卒利於盤剝方可開支腳價如卽
以盤剝之費償運卒濬淺之勞則運卒受實惠不愈利
歸剝船耶兼官置剝船千艘糧運不滯矣近有議於白
河建閘者河廣水盛漲必有決底皆淤沙閘必易損且
河徙無定閘難改移蓋未達水上之宜也運河數千里
惟白河隄防大壞歷觀河底兩岸率皆淤沙以故易於

衝決遷改治隄宜遠宜堅宜植土柳衛合淇漳諸水故其流盛臨清而下去海猶遠而岸亦高衝決猶少德州而下河身既狹去海漸近兩岸復卑滄州以下尤卑易盈易決矣近恩縣東光滄州與濟連建四閘誠足以洩漲溢之水但入海之道須修濬深廣無隳成功也滄德天津之間河決無歲無之亦有水不甚盛河不甚盈而決者非盡由隄岸卑薄也一則鹽徒盜決以圖行舟私販一則鹵薄地土盜決以圖淤肥一則對河軍民盜決以免衝決彼岸巡守當嚴而防察當預也臨清板閘運河入衛處也衛河水漲卽壅入閘或漫閘面以入故閘上下常淤運舟每爲停阻宜增培閘面旱澇俱須下板

啟閉蓋啟則閘下之淤每日衝洗可盡閉則衛水不入
閘河之水積盈及啟則二河水勢相當淤亦不入矣元
人遏汶分流北出陽穀以通衛南出濟寧以通泗名會
通河然分水之處地勢猶高僅勝小舟永樂九年宋司
空禮築戴村壩以遏汶導之西南流四十里出鵞河口
南旺湖中地勢下矣然後分流南北方可勝巨載漕運
永利焉夫人知宋導汶濬河之功而不考其故爲著于
此汶水出泰萊諸山伏秋流亦混濁率皆虛浮淤沙直
至南旺河皆平滿故水易漲溢頻年挑濬沙積兩岸風
起飛颺仍歸河內運河命脉全賴茲流雖勺水當惜衆
議兩岸築堤以約欄之又議開減水閘滾水壩各四以

洩暴水嘉靖十三年秋築東堤尚須培補高厚十四年
秋築西堤去河遠而高厚閘壩亦計料修建嗣而治之
運道永賴矣又汶水自泰萊至南旺幾三百里咸謂汶
泉水微蓋盈河淤沙深廣春夏亢旱沙極乾燥汶水經
之多滲入河底所經既遠安得不微耶有獻議者云汶
水自春城口以下河流迂遠宜於春城口置石壩一道
中爲數礅洞創開小河八里餘取徑入魯姑龍關二泉
渠量加濬廣凡六十三里餘而至黑馬溝伏秋水盛流
濁則閉礅洞俾由故道春夏之間及天旱水微流清則
遏水由礅洞下出馬溝口即可避汶河百數十里之沙
滲余大奇之隨因中道五泉隔絕不能入遂止如將五

泉者橫汶開溝以入亦無不可自徐州北至臨清七百里間爲閘四十有三自元建者二十餘 聖朝永樂至今先後增建者二十有餘故閘面閘底高下不一黃河南徙諸閘有僅露閘面者有沒入泥底者惟棗林閘露閘面三尺南陽已沒入泥底閘面泥淤仍四尺六寸八里灣閘面泥淤仍五尺宜悉培而平之以時啟閉仍各測其深淺其閘底過深者則量留底板均止以十二板啟閉則閘上之水益深苟非久旱水微固可直達上閘舟行其永利矣南旺迤北諸閘亦可行之而大勞甫息未遑也閘河自魯橋以下爲黃河衝洗以漸而廣乙未濬河止以底廣五丈爲準蓋南旺上源也分水處河底

卷之三
僅四丈下流愈廣則愈淺矣開河僅取通舟非務爲觀
美元人有因水散至以板爲岸逼水行舟可驗也嘗聞
之先輩兩閘之間須留稍淺一處蓋中道皆深下閘一
開上閘之水盡洩閘近者積水猶易盈閘遠者倍費時
日矣故中道留淺船行至此雖少待然積水不必盈閘
即可越之而直達上閘舟行速矣

今上萬曆二十九年四月工部覆河道尚書劉東星本有
曰河淮交變北遏茶城南侵 陵寢故議開黃家嘴分
殺下流以導其去復因黃堎口決至九十餘里工不可
必費不可繼故議開趙家園三仙臺等處疏淪上流以
道其來今值天道亢旱經歲不雨原頭旣微來流日少

此濁河之役旋挑旋淤非人力之未至實水性之不可
強爲耳惟徐邳一帶通道咽喉目今糧船淺阻關係匪
細相應移咨總河衙門及各官作速踏勘趙家園三仙
臺李言口上流不及有無旁潰果否雍塞應否開濬或
另尋別道引水潤漕以救目前之急今泇河工程既有
次第一面添夫并力速成務期克濟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十八終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九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國用考 漕運下

淮安運道

自漢以來卽有高家堰在淮安之東南永樂間通淮河
爲運道築堤堰上以防淮水東侵又自府北鑿河蓄諸
湖水南接清口凡六十里曰清江浦乃運船由江入淮
之道建清江等閘遞互啓閉又築土壩以遏水勢後閘
壩禁弛河渠淤塞 嘉靖八年疏治復舊隆慶中高家
堰廢淮水由黃浦口決入漫衍民田 萬曆四年開草
灣河渠長六十二里分殺黃河以緩清口之衝 七年

復築高堰起新莊至越城長一萬八百七十餘丈堰成
淮水復由清口會黃河入海而黃浦不復衝決又以通
濟閘逼近淮河舊址坍塌改建於甘羅城北仍改濬河
口斜向西南使黃水不得直射因廢拆新莊閘又改福
興閘於壽州廠適中處所其清江板閘照舊增修又議
修復五壩惟信字壩久廢不用智禮二壩加築仍舊車
盤船隻仁義二壩與清江閘相隣恐有衝浸移築天妃
閘內 八年用石包砌高堰 九年又於府城南運河
之旁自窯灣楊家澗歷武家墩開新河一道長四十五
里曰永濟河因置三閘以備清江浦之險 十一年建
清江浦外河石堤長二里磯嘴七座又建西橋石堤長

九十八丈以禦淮河之衝

楊州高寶運道

自清口引淮爲清江浦至烏沙河匯管家白馬二河堤黃浦八淺及寶應縣槐角樓南諸湖相接西抵泗州盱眙縣界皆運道所經湖東有堤長三十餘里 洪武九年用磚修高家潭等處 成化二十一年造石堤漸修至二十餘里其南高郵邵伯等湖皆有石堤運船觸堤往往敗溺 弘治三年 命官於高郵河迤東開新河以避其險曰康濟河中爲圈田南北置閘以時啓閉兩岸俱甃以石 嘉靖五年題准於汜光湖東傍舊堤開新河長三十里遂棄康濟河又寶應至界首凡有溝可

通注於海者造平水閘十座 十年又自寶應湖東築
月堤長二十一里 萬曆五年淮水由黃浦口決入石
堤多壞 七年 命官修築改建減水閘四座加高閘
石九座自是寶應諸河堤岸相接 十二年題准於石
堤之東傍堤開新河三十餘里以避槐角樓一帶之險
曰弘濟河

憲宗成化中總理河道侍郎王恕疏論淮揚一帶河道南
臨大江北抵長淮別無泉源止藉高郵邵伯等湖所積
雨水接濟湖面雖與河身相等而河身比之湖面頗高
每遇旱乾湖水消耗則河輒淺澁不能行舟若將河身
比湖身濬深三尺則湖水自來河水自深雖遇旱乾亦

不阻船前項河道自南至北四百五十餘里中間除寬闊不能挑濬外其淺窄可挑濬去處尚有二百餘里約用九萬餘人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一十萬八千餘石捲掃打壩共用椿木一萬六千餘根草二十萬餘束高郵湖自杭家嘴至張家溝南北三十餘里每遇西風大作波濤洶湧損壞船隻失落錢糧人命不可勝記前項堤岸之外地勢頗低若再濬深三尺闊十二丈起土以爲外堤就將內堤原有減水閘三座改作通水橋洞接引湖水以內行舟仍於外堤造減水閘三座以節水利雖遇風濤亦無前患若興此役約用二萬三千餘人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

升該用糧米一萬五千六百餘石合用築堤樁木五萬四千餘根草二十七萬餘束造水閘并改造通水橋洞磚石等料并工價銀二百餘兩又揚州灣頭鎮迤東河道內通泰等四州縣二千戶所富安等二十四鹽場其間有魚鹽柴草之利在前河道疏通之時二千戶所運糧船隻俱在本所修船客商引鹽裝至儀真每引船錢不過用銀四五分揚州柴草每束止賣銅錢二三文近年以來河道淤淺加以天旱河水乾斷舟楫不通鹽魚柴米等項俱用旱革裝載二所運糧船隻不得回還本所牛車脚費柴米價高以致客商失陷本錢軍民難以過日前項河道自灣頭起至通州白浦止三百四十餘

里俱用挑闊八丈深三尺約用八萬五千六百餘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米十萬二千七百九十餘石雷公上下塘句城塘陳公塘俱係漢唐以來古跡各有放水減水閘座年久坍塌遺址尚存近年止是打造土壩攔水隨修隨坍不能蓄積水利若每塘修造板閘一座減水閘二座潦則減水不致衝決塘岸旱則放水得以接濟運河以上四塘造放水板閘四座減水閘八座約費價銀二千餘兩雜工止用各塘見在人夫不必勞民動衆若從臣請庶幾舟楫流通永爲軍民無窮之利矣

儀真瓜洲運道

儀真上下江口及瓜洲便河皆由江達淮運道襟喉宋時儀真嘗建三閘洪武中即其地築爲壩弘治元年始建東關羅泗二閘十二年復於濱江建欄潮閘嘉靖五年題准潮長開閘放船潮退盤壩不許候閘延久萬曆四年於朱輝港鑰匙河清江等處各開河以便停泊

瓜洲江口舊建土壩江北糧船空回撤壩以出而江南重船反令盤壩搬剝艱難風濤守候隆慶六年題准自時家洲以達花園港開渠六里有奇建瓜洲通江閘二座自此漕艘始免車盤之苦萬曆四年於瓜湖開港塢以泊運船

丹陽運道

常州至丹陽河道淺淤歲費工力開挑嘉靖十九年夏四月丹陽道淤漕舟由孟瀆渡江江陰大盜黃良秦璠劫舟粟七艘殺運卒數百人執捕官繫橋竿射殺之南科以聞上曰江寇猖獗守土巡江官職謂何令奪俸置理有差

置閘始末

潛河之閘起徐州迤北至臨清七百里置閘四十有四曰會通閘曰臨清閘曰板閘曰新開上閘曰戴家灣閘曰上橋閘曰梁家鄉閘曰七級二閘曰阿城二閘曰荆門閘曰安山閘曰開河閘曰南旺北閘曰南旺南閘曰

永通閘曰焚閘曰上新閘曰下新閘曰天井閘曰在城
閘曰趙村閘曰石佛閘曰新店閘曰新閘曰仲家淺閘
曰隨家淺閘曰魯橋閘曰東林閘曰南陽閘曰廣運閘
曰谷亭閘曰八里灣閘曰孟陽泊閘曰胡陵城閘曰飛
雲橋閘曰金清口閘曰沽頭上閘曰謝海閘曰新興閘
曰黃家閘自元朝者二十餘 國家自永樂至嘉靖年
間先後增置者二十餘而減水月河通湖諸閘不與焉
然歲久變遷有名存而實亡者矣

徐呂二洪

徐州洪在徐州爲運河要害亂石峭立凡百餘步故又
名百步洪 成化四年 命官鑿石以利舟楫又築石

路長一百三十丈以便牽挽 二十年置石壩長八十丈遇有損壞管河官隨時修築 嘉靖二十年於洪下置石閘一座

按二洪必自黃河而流始大正統戊辰河決滎澤孫家渡南徙衝張秋鎮二洪僅受閘河之水不可以舟楫議從河南懷慶府武陟縣導沁水下入梁靖口以濟二洪正統初叅將湯節因洪水淺急數損運舟議於洪築堰遏水盡歸月河徐州洪則於南口呂梁洪則於上下二口各建閘積水以行舟未幾閘廢迄今天旱水澁卽築攔河壩遏流入內洪亦建閘遺意也顧水勢日淺澁至嘉靖甲午春二洪幾不通舟是年秋黃河決夏邑經蕭

縣城南以合梁靖之流出小浮橋二洪遂得濟卽今梁靖之流亦甚微而蕭縣城南之口亦阻山甚狹通塞靡常然則建閘之法不可不預講也或曰二洪之後皆可開月河以建閘如月河各以石砌堅而修閘以時啓閉或則由洪濬則由閘亦永久之利也如是則二洪之險失矣但山脉皆堅石所費良不貲爾二洪役夫必藉險以規利考役夫歲費二萬緡如出數歲之費以鑿之亦一計也 昌梁洪在徐州東南六十里有上下二洪相距七里亦連河要害 成化八年 命官築二石堤共長七十餘丈 十六年 命官築石壩長一百六十五丈復於壩西築堤二十餘丈洪東築石路四百二十丈

遇有損壞管河官隨時修築 嘉靖二十年於洪下置
石閘一座 羊山新河 萬曆十一年議准由昭靈祠
南黃河出口歷羊山內華山梁山接境山開河置閘以
避咸港之溜

南旺湖

南旺湖即七十二泉所匯也跨寧陽濟寧之境縈迴百
五十里漕渠貫其中湖既受潛河衝貫遂分爲東西兩
湖先年尚書宋理導汶東北流引入湖中而後分流南
北則湖析而爲三矣追其故惟以西岸爲南旺西湖東
岸二湖爲南旺東湖二湖之下爲馬踏坡與蜀山坡湖
馬踏之下爲五莊坡湖蜀山之下爲馬場坡湖諸湖通

連中無限隔東西湖中爲長堤二西堤設斗門爲減水
閘十有八隨時啓閉以濟運河遇有淤淺隨時挑濬每
二年一大挑隆慶中開南旺月河二十里有奇以便大
挑北至王家窪南出尹家窪稍北里餘各建大閘一座
昭陽湖

昭陽簿運河沽頭等處亦大湖也於河之南口建二閘
啓閉從金溝口引水以濟沽頭諸閘嘉靖七年黃河決
東堤入昭陽湖壅沙沒其二閘自金口之流亦微是都
御史劉天和議將下流南口更築堤遏湖水使倒注鷄
鳴臺又將湖東新河陽絕之泉橫築壩以入湖由是水
積而利益大

按濟漕不出於此二湖也南畿志載淮揚諸湖之水渙散無紀乃築堤束水界爲漕渠而田畝運道始利都御史陳公濂又於邵伯湖作石堤二十餘里而堤始固湖多風濤舟復損於石弘治三年都御史白公昂又於高郵之北五十里作外堤長四十里南北作石障啓閉名康濟河而湖患除惟汜光湖在寶應尚爲舟患知縣聞人詮嘗請如高郵治外堤得可其奏而有司未竟其事似不可終輟也霍韜議云前議起河南山東丁夫數萬疏濬淤塞以通運道然淤泥自高而下勢無限極日役萬夫力亦不足今沛縣河淤運舟皆由昭陽湖入鷄鳴臺至沙河宿遷路不過百里惟湖西寬闊夏秋水

溢波濤洶湧或有覆溺之虞冬春水涸復有膠淺之患若沿湖側畔築砌長堤濬爲小河河口爲閘以時蓄洩可備風濤水洞易爲通濬目前運道可以無阻三月即土堤可成一年即石堤可成用力少取効速黃河愈溢運道愈利較之役夫丁以濬淤土愈濬愈淤勞逸大不侔矣

按昭陽湖跨沛之境南北與漕道貫脉顧當時始開漕者不藉於昭陽而別爲一漕道者只以昭陽有覆溺膠淺二患耳今如湖側可築堤是或一說也

湖泉

湖泉之水導引蓄洩皆以濟漕爲運道所關徐沛山東

諸河在運河東者儲泉以益河之不足曰水櫃在運河西者分漲以洩河之有餘曰斗門而淮揚諸河卽爲運道其山東新舊各泉可引以濟漕者派分爲五入汶者爲分水派入泗沂濟及天井開漕河者爲天井派入白馬河及南陽棗林魯橋閘河者爲魯橋派入南陽新河者爲新河派卽新河派入邳州河者爲邳州派詳具於左

安山湖在東平州週圍八十三里零一百二十二步舊有二閘底高於河水不能入湖之下口無閘水不能出嘉靖六年止於湖中築堤十餘里而湖益狹後乃漸復馬場湖週圍四十里舊有堤復壞與運河相通河水稍

盈卽洩入湖每致洩涸嘉靖十四年築堤長六十里內外各植柳以護之更置減水閘五座運河易盈湖水亦有蓄洩

蒲灣泊武家湖在汶上縣

南陽湖在魚臺卽獨山坡滙爲湖週圍七十六里引沙河經其中入新河

昭陽大湖長十八里小湖長十二里二湖相連北屬滕南屬沛週圍八十餘里納諸縣水湖口置石閘放水入薛河由金溝口以達舊運河後以河決棄沽頭於湖東開新河則南陽在東昭陽在西去黃水益遠運河乃安赤山湖微山湖呂孟湖張莊湖四湖相連長八十里在

徐州引薛河出地浜溝入新河

蛤漫湖長二十里連汪湖長十五里周湖長二十里柳湖長一十五里在邳州

落馬湖長六十里茅茨湖長六十里黃墩湖長二十里侍丘湖長三十里倉基湖長三十里埠子湖長八十里在宿遷縣

大莊湖長十里崔鎮湖長三十里在桃源縣

杜村湖長十里萬家湖長十里在清河縣

管家湖在淮安府城西門外舊有堤永樂十四年命官於湖中築長堤以便運舟隨時修築

白馬湖長三里汜光湖即寶應湖長三十里界首湖即

津湖長三里在寶應縣新開湖長三十五里在高郵州邵伯湖長十八里在江都縣諸湖延袤高寶以抵揚州上下相接

泉

齊魯地多泉故閘河自徐達衛地七百里賴泉以濟劉天和曰運道以徐交閘河爲喉襟閘河以諸泉爲本源今查泉源共一百七十六處散在泰安等州汶上等縣先年兗州府專設管泉同知一員近年以來每年雖有濬河之名全無實效將泉源濬而修治之庶漕渠有濟會通河始末

成祖永樂九年二月開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舊通舟楫

洪武中衝決淤塞故於陸路置八遞運所每所用民丁
三千車二百餘輛民困其役永樂初屢有言開河便者
上重民力未許至是濟寧同知潘叔正言會通河道
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濬而通之不但山東
之民免轉輸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乃命工部尚書
宋禮都督周長侍郎金純發山東及徐州等處民丁開
濬給以糧餉蠲其他役及今年田租仍命兩御史監
督六月會通河成以汶泗爲源汶水出寧陽縣泗水
出兗州至濟寧而合置天井閘以分其流南流達于淮
而新開河則其西北流由新開河通東昌入臨清計三
百八十五里自濟寧至臨清置十五閘以時啓閉舟行

便之 八月工部尚書宋禮等言會通河以汶泗爲源
夏秋霖潦泛溢則馬常泊之流亦入焉汶泗合流至濟
寧分爲二河一入徐州一入臨清河流深淺舟楫通塞
繫乎泊水之消長泊水夏秋有餘冬春不足非經理河
源及引別水以益之必有淺澁之患今汶河上流自寧
陽縣閘已築壩堰使其水盡入新河東平州之東境有
沙河一道平汶河支流至十里口通馬常泊比年泊沙
淤塞河口宜趁時開濬况沙河至十里口故道俱存不
必施工河口當濬者僅三里河中宜築堤計百八十丈
從之 十三年開清江浦河道九漕運北京舟至淮安
過壩渡淮以達清河挽運甚勞平江伯陳瑄自淮安城

西管家湖至淮河鵬陳口與清河口相直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置四閘曰移風曰清江曰福興曰新莊以時啓閉人甚便之

宣宗宣德四年平江伯陳瑄奏自徐州至濟寧河水多淺轉運甚難今遣官巡視謝溝胡陵城八里灣南陽淺及東昌梁家淺師家莊仲家淺皆常置閘其徂徠諸山泉源所出舊有湖塘今多淤塞乞加修濬庶有停蓄通利往來從之 七年置呂梁漕渠石閘初陳瑄以呂梁上洪地險水急漕舟難行奏准令民於舊洪西岸鑿渠深二尺闊五丈有奇夏秋有水可以行舟至是復欲深鑿置石閘二時其啓閉以節水庶幾往來無虞事聞 命

附近軍衛及山東布政司量發民夫工匠協成之

英宗正統十三年秋河決滎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經曹濮以入運河決張秋地至兗州府沙灣之東堤大洪口而決濟汶諸水皆從之又經蒙城縣至懷遠界入於淮海會通河遂淤治水之閘疏水之渠渠起張秋金堤之首東南行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名渠曰廣濟閘曰通源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丈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以濟潛渠之涸由是遂濬潛渠由沙灣而北至於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於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淤水之閘於東昌之龍灣凡八役夫五萬八千有奇材九萬六千

有奇竹以竿計倍之鐵十三萬斤有奇鏈三千緡百八
釜三千八百有奇麻百萬荆倍之藥桔又倍之石若土
則不可以數計糧五萬石

憲宗成化四年巡撫江南都御史邢宥修復還河壩閘先
是正統初巡撫周忱經理運道武進奔牛呂城設爲壩
閘俾漕舟由京口出江最稱便利迨景泰間壩閘漸頽
水道淤淺有議從蔡澤孟瀆出江者因迫海洋漕舟多
覆溺天順己卯巡撫崔恭奏請從周忱故道增置五閘
至是成之 七年戶部尚書楊鼎工部侍郎喬毅上瀆
通惠河舊道事宜 二十年大學士萬安等言我朝
建都於北而上下供用多取給於江南然必藉船而後

可達於京師是運道水利所係甚重如河南懷慶地方築提障沁水以濟徐呂二洪及邳州宿州桃源運道山東兗州等處導引汶泗洸河諸泉以濟濟寧上下運道今沁水衝決堤岸流入黃河汶泗洸諸泉歲久不濟亦各壅塞以致河流淺澁糧道稽遲請加修築疏濬上命工部侍郎杜謙董其事

孝宗弘治三年河決原武命戶部左侍郎白昂往治之時河決分三支一出封丘縣金龍口漫祥符長垣下曹濮濱張秋長堤一出中牟縣下尉氏縣一出汎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之境至於宿州廷議遣昂挑濬通許河江荊口二處弗績乃首築陽武長堤以防張秋築塞金

龍口挑濬榮澤縣之楊橋以分導河流濬宿州古下河以達泗挑開歸德之小壩分河流入睢寧縣之小河名爲睢河以殺之又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橋一帶皆深廣矣又疏月河十餘塞決口凡三十六由是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於海役夫凡二十五萬 李東陽曰河之爲患自古有之漢以後衝決無常治法亦異有塞有浚有疏而疏之說勝 國朝凡四決後爲張秋都憲徐公有貞治之有撓其議者曰不能塞河而顧開之耶使者至徐出二壺一竅五竅者各一注而瀉之則五竅者先涸使歸而議決此白公昂之親得於見聞者也金龍之決山東以爲憂而河南復虞

其塞議之弗定亦久矣白公既從其議於是倍增汴堤又疏其下流諸河故兩省之民咸宜之疏之效亦明矣哉 五年決楊家金龍等口擢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夏爲右副都御史往治之大夏曰不治上流則決口不可塞乃發丁夫數萬從黃陵岡浚舊賈魯河四十餘里由曹以出於徐分殺水勢又浚河自孫家渡口七十餘里別開新河一道由陳賴導水南行以入於淮又浚河由中牟扶溝陳賴二十五里至宿遷東入於淮又浚淤河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會於淮又築長堤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蓋徐州長三百六十里 劉天和曰劉忠

宣弘治之役始惟治張秋久而弗績廼開上流孫家渡
及導河下流由梁靖口出徐州繼治黃陵岡失而張秋
之口自塞可以爲法矣 又總督漕運都御史張偉云
黃河沁水自大潭口合流東下先年此河於通許縣分
一流一股入鳳陽渦河接連淮河又於江荊口分一股流
於衛輝河又於金龍口分一股流下張秋其徐州止是
小黃河一股流下所以水不爲患近年以來通許縣河
及江荊口二股俱已淤塞而金龍口又經先年侍郎白
昂築塞況上流身寬闊水勢散漫及至徐州城邊河道
窄狹所以涵湧衝決爲患

武宗正德四年黃河東決沛縣飛雲橋入運河勢甚盛

世宗嘉靖十二年冬十月河決亳泗歸宿等處自濟寧南至徐沛數百里運道遂淤 命右副都御史劉天和往治之初嘉靖戊子河流東潰飛雲治者疏開封趙皮寨口導之南由亳泗歸宿入淮以殺其勢至己丑庚寅兩年間飛雲橋之流益北徙魚臺之谷亭勢將及濟寧一時舟行閘面頗稱快顧決潰堤岸衝廣河身廢壞閘座阻隔泉源先見者懼有他虞及是年冬趙皮寨河南向亳泗歸宿之流驟盛東向而靖之流漸微梁靖岔河口東出谷亭之流遂絕濟寧南至徐沛數百里間悉淤廷議天和往督濬事至訪群議或謂引黃河或謂濬漕河天利遂躬度自趙皮寨東流故道淤凡一百二十餘

里而至梁靖河底視南流高丈有五尺又自梁靖岔河口東流故道淤凡二百七十餘里而始至谷亭遂定計濬南旺淤淺以免盤剝築曹單長堤以防衝決施植柳法以護堤岸濬月河以備霖潦建減水閘以司蓄洩築縷水堤以防衝決置順水壩以來漫流運道遂通

按閘水集謂河流之淤難復引之以及運如正統戊辰全河徙孫家渡即今榮澤縣南徙至弘治己酉凡四十餘年而始淤 朝廷相繼遣官往治自弘治六年迄嘉靖年間凡十餘濬每濬費數萬緡卒不能復故 國家治河如尚書平江伯陳瑄惟導汶濬淤建閘通運不復引河徐有貞白昂劉大夏諸公亦不過力塞之而已不

復資以濟運蓋河至則衝決去則淤填修治之工無時可已遷徙不常害多於利 宋歐陽脩曰黃河已棄之故道自古難復蓋河流既久底岸皆高水行漸壅自不能行乃棄而他徙非若人力填塞之河渠道猶存也

四十四年黃河泛徐州將溜溝以上連河淤凡一百六十餘丈以下淤七十餘丈又自境山至茶城五里許小閘至沛金溝口一十三里許俱淤其沛縣黃河亦徑衝魯村淺西岸循湖家莊至上閘上淺仍東北衝由三教灣一帶一十五里盡淤乃以朱衡爲工部尚書往治河衡議開南陽口至溜城一帶新河以備運道又開溜城口至白洋淺一帶舊河以接新河費銀四萬有奇粟三

萬有奇功猶未就言官劾奏衡等乃濬自南陽口至仲家口俱底績可行舟但三河口至夏村口二十餘里微淺澁是年六月黃河水發遂決長堤二百餘丈其所挑舊河與沽頭閘數里復淤百中橋至溜城一帶新河堤又決百十餘丈及留城至白洋淺運道仍淤言官復劾奏金景輝疏曰我太宗皇帝建立京師首命大臣疏會通河開清江浦增修各閘疏鑿二洪以通漕販開萬世太平之基近來河道淺阻轉輸稽遲天順七年朝廷恐妨國計仍命王竑總督漕運委臣河南疏黃沁二河分水灌注運河即今徐呂二洪丁至清河一帶河道通行無阻矣惟安山北至臨清衛河至直沽俱

各水少而德州武城等處淺阻船隻不下千百餘艘不可不慮考得安山北至臨清二百五十餘里止有汶水春時雨少泉脉微細以至淺澁其汴梁城北陳橋原有黃河故道其河北由長垣縣大岡河經曹州至鉅野安興墓巡檢司地界出會通河合汶水通臨清每秋水漲有船往來止是陳橋迤西三十餘里淺狹水小時月不得通流若開挑深闊亦可分引河沁二水以通運河如此則徐州臨清兩河均得河沁之濟而衛河亦增且開封長垣曹鄆等處稅糧俱免陸輓又江淮民船亦可由徐州小浮橋達陳橋至臨清得免濟寧一帶閘座擠塞留滯之弊甚爲便利 王軌重開會通河疏云臣竊思

水陸轉運其勞逸省費較然甚明何欲置閘河於無用
費腳價而不惜哉臣竊料閘運一年可省腳價銀十餘
萬兩今當民窮財盡之時於國計不爲無補此特其
利害之小者耳臣近聞空運邊糧備防邊關塞堡險隘
遠近以防不虞因知密雲等處皆有間道可通若使姦
細爲之向道輕騎疾馳旋日可至或據倉廩或肆燒毀
國儲一空則京師坐困矣惟陛下留神省察謀
之二三元老乞勅令巡倉御史會同工部管閘修倉
主事兼理閘運閘板見存修補借之各廠少有疏濬并
其他用度量支修倉餘剩巡倉贓罰并所省腳價民財
民力亦不妄費大運京糧姑聽陸路自進且今夏船顧

人畧運百萬以試之如果可行就將省下銀兩蓋房造船築堤展河次第舉行所謂三七通糧漸撥京師自二八一九而全輸矣興國家無窮之利杜意外不測之虞所謂富國強兵一舉而兩得者也

今上萬曆二十三年三月南京禮科給事中朱維藩疏濬高寶二湖其畧云臣竊維高寶二湖界在淮泗之下既仰受上流之水又旁接諸山之水衆湖聯絡漚爲巨浸中間所恃者惟一線之堤耳堤之內涓滴皆漕渠也稍損之則病漕堤之外尺寸皆民膏也或溢之則病民二者皆非所以爲閭也治河者但知築堤爲要以堤日高而河身亦與之俱高矧堤土之版築一經風雨之淋則

即此堤上之土又反爲填河之害矣如是則內之容受者不多暴水一至不得不漲堤口之決始以尋丈既而數百丈其勢馬能禦哉去歲高郵清水潭決湖水東注數月不塞二州五縣之沃壤悉爲沮洳之場補葺未已又復報決且比聞漕渠之水亦漸艱澁可不爲寒心哉夫此二湖者雖善泛溢然皆通江達海可以宣洩仍有原設諸塘可以容納爲今之計慮其壅溢莫若導其下流之處何也水必有歸而後不爲害查得二湖之在上流者北可入江皆有故道可循在下流者則有蒙龍喻口尤爲入海要路聞有 旨疏濬而復輟臣誠不知其故也尤有要者欲其容蓄必當預復其翕受之所何也

水必有容而後不橫溢查得該隸江都者則有上雷下雷小新之三塘隸儀真者則有陳公甸城之二塘緣茲二湖既受諸山之水必此五塘斯有容受之處原設石閘確有定例溢則由塘而南導之入江旱則引之入漕河以濟運此又先臣平江伯陳瑄規畫之至計今竟不聞修復何也乞 勅工部再議如復挑浚以疏積土復閘規以殺衝流皆有舊制似可無難惟濬下流并厚五塘二議尤爲喫緊耳 六月巡按高舉疏黃淮受病之原具畧云臣于去年奉 命巡按淮揚比五月入徐時徐州月河新成積水盡洩臣一望黃流見城外有堤幾與城齊堤外有河水與堤齊且水日益漲堤日益增將

不知其所終是黃水之日高爲徐城害者如此旣由徐而泗一望淮水見城墻以內積水占之城墻以外淮水環之傾頽民舍滄沒民田是淮水之日高爲泗城害者如此又由淮安歷揚州見揚州迤邐漕渠三百餘里所恃一線長堤乃其所以爲堤者皆岸上加上水高平地多者丈餘少亦不下五六尺夫堤高則漸薄薄則易潰今日報決青水潭明日報決濠家灣又明日報決邵伯口築土砌石歲無虛日聚料鳩工日無停晷間閭日疲於奔命田舍悉漚爲臣浸是漕水之日高爲地方害者又如此臣嘗得之咨諏蓋黃河之水自星宿海歷關陝奔騰萬里而入于海淮河之水自桐柏涉壽潁夾七十

二溪之水由泗會黃而達于海夫此沆漭兩河納百川
需此一海口以沛其朝宗之脉則海口其咽喉也海口
沙壅咽喉作梗斯則河泥日結淤而高泥高于河水漲
于上向所稱呂梁一洪至爲險峻今則屢爲坦途而不
知有洪于是乎黃漲而徐城坐困矣強黃外抗弱淮中
停況又截以高應堤以張福卽向所稱洪澤等河各有
界限今則滙而浩渺無涯淮漲而泗城告急矣淮不此
出勢必南注故每遇夏秋都管塘周家橋等處茫乎四
十餘里水漫而南于是乎水漲而漕堤決矣于此而按
其勢揆其源則鳳泗淮揚之陷溺病在淮淮停病在黃
黃之泛漲病在海口是故疏海口以導黃抑黃水以洩

淮此誠首務第恐茫茫海口工力難施則于今昔所議
三义鎮耿公廟營家營鮑家口等處另開支河驅由灌
口而注之海以治其本黃水既分淮無壅遏或又盡決
張福之堤大闢清河之口而縱之以治其標則 祖陵
以奠運道以安而鳳洒高寶之民可措之社席矣 是
年冬十月工部覆議得分黃導淮大工事宜 一議錢
糧河工用銀六十八萬各役該領銀兩責成各道督率
各府佐官每十日一驗依期給領不許稽遲致悞工程
一議官夫該夫八萬餘名每夫給銀一兩五錢凡科
索苦累風弊盡行禁革赴工之日照行伍之法每十有
長每百有率各設旗牌以便識認稽查分界止宿以杜

爭開設局施藥以療疾病調兵巡邏以防意外之虞
一議分委以便責成河工重大工費不貲所賴以督率
夫役稽查錢糧者惟大小官員也各府推官等兼督各
州縣官分理周橋武墩涇河子嬰溝等處五港口三岔
墩工程專屬之海口分司官并黃家壩三大工每工以
部司及兵道各一人管理催募人夫及放錢糧措備器
具照查夫役責之各部司與各道查催工程核驗土方
給散工食柴米等項則屬之府佐官一應收放河工錢
糧屬之淮安府掌印官查盤分黃錢糧屬之廬州府報
官名官如遇陞遷不許離任 一議肅法紀以整肅人
心大工肇舉怨謗易生所賴以整肅人心鼓舞衆志者

惟法紀嚴明也宜甄別勸懲有錢糧明白工程如式者
定行紀勸否則紀罰總河以此甄別司道司道以此甄
別各委官如橫生疑畏致隳大工者許指名具 奏重
治 詔從之 二十四年三月工部奏 祖陵運道事
本無重分黃導淮勢實相須向者淮流雍遏由于清口
河身墊高黃流倒灌淤沙阻塞漸成門限以致水積盱
泗患及 祖陵今之議者有謂開黃家壩以分黃關清
口沙以縱淮而又開周橋武墩以消淮泗積水者有謂
于運河口起至甘羅城北拐角對正東岸邊另挑小渠
一道暫以行運者有謂沙在所當闢爲日前第一務者
即今糧運過淮在通事勢燃眉雖運口新挑小渠暫可

通漕然非永賴長策則清口沙之關誠有不容緩者至
謂運船出清口從鮑王口轉入黃河不如移口于江浦
上與鮑王口對直出入僅渡一河相距止二里許既無
遠涉輓輸之勞又免舊口淺灘之患爲運道永便乞
命漕臣定議奏報如此不惟運道無梗塞之虞 陵泗
亦可免壅溢之患矣 詔可之至六月盡而功成 閏
八月工部覆奏高寶諸河爲淮泗旁洩之路先因淮水
汎溢清口阻隘宣洩無自議開周橋等處急洩淮漲以
安 祖陵又恐淮身不容納故議濬涇河子嬰溝以洩
河入海開金灣莊稻河以引湖入江即今分黃導淮已
告成功而猶當廣其入海入江之路以防秋秋之潰狀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九終